

國立臺南女中 101 學年度第一次教師甄選國文科參考解答【附件】

參考資料：

作 者	筆名籍貫	生 平	學 術	著 作
夏曼·藍波安 1957～	臺東縣蘭嶼人	畢業於淡江大學法文系；曾任計程車駕駛，國小國中代課教師；長期與海洋為伍，對海洋有深刻體會。達悟族命名的傳統是「從長子名」，夏曼·藍波安在兒子出生後改名——夏曼乃對當上父親者的尊稱，藍波安則是其長子之名，故其名意即「藍波安之父」	身兼原住民與人類學者的雙重身分，以身體力行，並以第一手報導紀錄達悟文化。2004 年入選文建會「全球視野文學創作人才培育計畫」，提出「南太平洋夢想之旅」，夏曼·藍波安成為首位以獨木舟橫渡南太平洋的台灣人。善寫達悟族的風俗人情；也常歌頌海洋的雄闊，其文章令人對海洋世界有無限遐想及沉思	《八代灣的神話》、《冷海情深》、《黑色的翅膀》、《航海家的臉》、《老海人》等書
莫那能·馬列亞佛斯 1956～	漢名曾舜旺，臺東縣排灣族人	國中畢業後，因罹患弱視，全盲而無法進入師專、軍校就讀。在生存條件極為惡劣的環境下，秉持對民族的熱愛，以一針一點刺成其詩作，作者於作品中寫臺灣原住民族集體心靈深處沉積的抑悵、怨恨、忿怒和自卑，及追尋救贖和解放的情感，並表現出他對於當前臺灣少數民族諸問題的認識。（盲詩人，以按摩為業）	第一位用漢字寫出原住民詩歌的原住民詩人。由於作者在山區的大自然中長大，故詩中常有臺灣漢族系城市詩所難以有的遼闊、恢宏、強大的形象思維。其詩作最大的衷願是：「在絕望中找到希望，在悲憤中獲得喜悅」	《恢復我們的姓名》
瓦歷斯·諾幹 1961～	漢名：吳俊傑	泰雅族人，出生於臺中縣和平鄉 Mihu 部落（今自由村雙崎社區），屬 Pai-Peinox 群，人類學分類稱「北勢群」。畢業於臺中師專。現擔任母校——自由國小教師。曾主持原住民族文化運動刊物「獵人文化」及「臺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泰雅族採「父子連名制」，瓦歷斯·諾幹，瓦歷斯是他的本名，諾幹是他父親的名字；而他兒子的名字將為xx·瓦歷斯	一九九〇年起主持原住民文化運動刊物「獵人文化」及「臺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近正籌劃原住民文學館。創作涵蓋詩、散文、評論、報導文學、人文歷史等，近期嘗試小說創作	詩集：《永遠的部落》、《荒野的呼喚》、《想念族人》、《戴墨鏡的飛鼠》、《番人之眼》、《伊能再踏查》、《山是一所學校》

1、黃春明〈戰士乾杯〉相關資料

(1)人物參照表

家人	身分	作戰對象	結論
曾祖父	魯凱族戰士	漢人	當自己部族的戰士，為魯凱族自身而戰
祖父	魯凱族戰士	日本人	短短時間內，一家人受統治者弄，成為不同身分的戰士卻是為他人而戰，父子還可能分屬敵對的陣營，所以作者感到強烈的撞擊
母親的前夫	日本兵	美、英盟軍	
父親	國軍→共軍	共軍→國軍	
大哥	國軍蛙人	共軍	
二哥	國軍	未上戰場	

(2)後兩代個人的戰士身分及族群的命運被統治者（亦即侵略者）所決定，每一代——甚至於不到一代之間換了侵略者，就必須當別人的戰士，去攻打一個根本和他們無冤無仇的人，對他們本身來說，是極其無奈的人生苦難；從人類的歷史來看，則是非常荒謬的。而前兩代的戰士固然為自身而戰，看似較有意義，究其實，仍是隱含著被壓迫的血淚。他們本來打獵獵熊，為何之後要和外敵作戰？因為漢人、日本人的侵略，逼使他們挺身而出，但最後他們仍不得不臣服於異族的統治之下。如此充滿血淚的苦難歷史令作者難過愧疚，他為來開拓臺灣的祖先一直到我們對原住民所構成的結構暴力找到原罪，因而有受審判的感覺。亦可見作者寬厚的胸懷，令人佩服。

2、楊敏盛〈腳印蘭嶼〉相關資料

本篇內容主要是藉由一位臺北遊客，客觀描寫出長久以來在這塊土地產生的矛盾。

遊客來到蘭嶼雖留下足跡，卻未真心關懷這片土地，甚至以城市人自大的心態輕蔑原住民，文章反映族群及城鄉之間的差距，並暗示彼此應有的互相尊重。文章結構分明，以輕鬆有趣的筆調書寫觀光客的心態，由第一人稱「我」帶出兩個火爆尖銳氣氛的場面，以說故事般的表達方式，大量使用對話及鮮明對比的角色，呈現出戲劇化的特色。在人物對話中，看似不經意地將生態環保、城鄉差距、男性沙文主義、蘭嶼本土文化重建的問題呈現，反映了作者的自省能力與社會改良的企圖，也留給讀者許多思索的課題，真正顯示了腳印深刻的蘭嶼之遊。

不同族群間，由於缺乏相互溝通與了解，而產生的誤會與衝突；以及城鄉發展的差距，造成城市人莫名其妙自以為是的荒謬心態；還有都市生活產生寂寞與「無聊」如何扼殺了人的純真……，這都是近來最受大眾關心的議題。文中的人、事、物，不見的就在我們的左右，但是透過文學可以與我們的生活如此切近，更能讓學生透過閱讀，產生共鳴、反思。

周芬伶送阿盛一本書，於扉頁上題字：「我想，我是先愛上生命，才愛上文學；是先有感謝，才學會歌頌。多麼高興你我有著相同的靈魂。」阿盛對這塊土地有深摯的愛，所以在寫作本文時，首先考量到讀者的接受度，所以與其他作家大聲疾呼取徑不同，把所有說理的成分減輕，而改採輕鬆的說故事方式來陳述，並且巧妙的運用「反諷」的手法，讓文章充滿著詼諧的味道，但在趣味中有隱現發人深省的哲思。

3、相關詩作

〈戰士，乾杯！〉 黃春明

時間：西元一九七七年

地點：屏東縣舊好茶

人物：魯凱族

是誰那麼樣地惡作劇，在
耶穌受難圖的旁邊，依序排列
日本兵
八路軍，還有
國軍的大頭像，在
好茶，一個魯凱族的家，在那
香味撲鼻的月桃皮編成的牆上

是誰那麼樣地惡作劇，讓
那位日本兵竟然是
那位中華民國國軍的父親
那位共匪竟然有一個兒子
當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
準備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是誰那麼樣地惡作劇，匹配
母親的前夫是日本兵，後來
再嫁給共匪
而那位和日本兵生的孩子
在金門也登了天
而那位和共匪生的孩子
正踢著正步
準備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是誰那麼樣地惡作劇
盜走了他們的睡眠
六隻圓滾滾的眼睛，像
門環被釘在那裡
掛在深山的黑石板瓦的矮房子裡
一直，一直不曾闔上一眼
從此那燦炯炯的六隻眼睛
羅列在南極星的旁邊
一座新的星座就誕生了

仰對著和耶穌受難圖併排的戰士
我端起小米酒，張口無語久久
那話只肯留在心頭，它是說

戰士，乾杯！

註：戰士，乾杯！早年寫成小說，後編成劇本，現在又把它改成詩作。我個人覺得耶穌受難圖還有日本兵、八路軍、國軍的大頭像陳列在一起就很有意象與象徵，雖然是名詞的排列，就像天淨沙裡：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

他們那三個敵對的軍人都是一家人，但又不是為自己的族群當兵作戰，這樣的悲劇辛酸史發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裡面我所嘗試的典故：眼睛和門環，那是伍子胥的民間故事，他叫人將他的眼睛釘在門板上，要看到吳王的敗亡，後來才變成門環，有此一說。

〈恢復我們的姓名〉 莫那能

從「生番」到「山地同胞」

我們的姓名

漸漸地被遺忘在臺灣歷史的角落

從山地到平地

我們的命運，唉，我們的命運

只有在人類學的調查報告裡

受到鄭重的對待與關懷

強權的洪流啊

已沖淡了祖先的榮耀

自卑的陰影

在社會的邊緣侵占了族人的心靈

我們的姓名

在身分證的表格裡沉沒了

無私的人生觀

在工地的鷹架上擺盪

在拆船廠、礦坑、漁船徘徊

莊嚴的神話

成了電視劇庸俗的情節

傳統的道德

也在煙花巷內被蹂躪

英勇的氣概和純樸的柔情

隨著教堂的鐘聲沉靜了下來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平地顛沛流離的足跡嗎？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懸崖猶豫不定的壯志嗎？